

生存哲学的价值审视

——当代人类生存危机的哲学反思^{*}

张选朝

[摘要] 全球化趋势下,人类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严重危机,建立在这语境下的生存哲学便成为目前人们关注的焦点。生存哲学最为重要的使命是使人回到人自身,确定人的本真性存在。从生存哲学的内涵界定,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所遭遇的生存与发展的困境进行分析,提出解决人类危机的合理路径,旨在说明生存哲学对于消解和解答生存危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从而唤起人们以理性的态度重新审视和确立人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同生共存。

[关键词] 生存哲学; 生存危机; 价值; 哲学反思

[中图分类号] B08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633 (2008) 01—023—04

当代由于工具理性的肆意扩张而造成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使人类在充分享受物质文明成果的同时,其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却遇到了严重的危机;在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空前提高的同时,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也愈演愈烈,自然以其自身特有的方式向人类的生存发出了诘难。要消解这一矛盾,解决人类目前面临的生存困境,生存哲学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论和实践的新方法论原则,可以说生存哲学正成为当下全球化时代精神的象征之一。

一、生存哲学界说

对于目前人类面临的生存困惑,从哲学的角度和视域来理解,便形成了哲学研究的一个新论域即生存哲学。人的存在是一种本真性的存在,自为的生存,即生活。因此上就一般意义而言,人类的所有问题,都可称之为生存问题。并必须予以解决生存问题是人类始终要面对,并要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所以也是一切哲学思考的中心问题。具体地说,人的生存问题,实际上是生存方式问题,即人“何以”生存和“怎样”生存的问题。

生存哲学的首要范畴是生存,它集中体现着生存哲学的核心思想。在西方现代哲学中,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等人的生存主义(存在主义)哲学也可

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关注个人生存体验和生存信念的生存哲学。这种哲学强调的是一种非理性主义思维,它反映的是西方社会的没落和西方人精神的严重危机,但是这种非理性主义哲学对于当代全球化背景下的生存哲学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依据。雅斯贝尔斯在 20 世纪 30 年代出版的一本讲演集中书名就叫《生存哲学》,在该书“导言”中,他写道:所谓生存哲学虽然不过是唯一古老的哲学的一种形态,但目前以“生存”二字当作标示哲学特征的词语也并非偶然。生存哲学强调指出了长期以来几乎被遗忘了的哲学任务:从本原上观察现实,并且通过我在思维中对待我自己的办法,亦即通过内心行为去把握现实“生存”(Existenz)乃是指示现实的字眼之一,它带有克尔凯郭尔所强调的重点,它意味着一切现实的东西,其对我们所以为现实,纯然因为我是我自身。我们不仅是存在在这里,而且我们已被赠予我们的实存(Dasein),已被赠予以作为实现我们本原的基地。在该书“后记”中,他又指出“生存哲学”,这个字眼特别一联系到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海德格尔,就总被当成标明当代哲学的非运算性、非传统性印记,而且这个印记现在已经根深蒂固牢不可破。^①可以说西方“生存哲学”正是作为对西方人特有生存境遇的一场反省性活动而兴起的,它根源于理论和现实上的双重

^{*} [收稿日期] 2007—09—10

[作者简介] 张选朝,昆明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云南昆明 650224

“忧思”。

然而要理解和把握中国语境中的“生存哲学”，我们不能限于引进西方的理论学说和建构一般性的理论形态。更重要的是积极地去寻求“生存哲学”与中国特有语境中的内在契合点，这样才能更好理解和掌握我们目前所面临的生存问题。事实上，在当代中国语境中出现的“生存哲学”并不等于现代西方的生存哲学，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的“生存哲学”对话与交流的结果，也是马克思实践哲学在人类社会发 展过程中的内在要求和与时俱进的品质的体现。是关照人类现实生活探求人的本真存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存哲学。

有关学者认为，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而言，是较早出现也是更具理论彻底性和思想洞察力的生存哲学。马克思不仅首先指出了人的存在就是他的实际生活过程，更重要的是揭示了人的生存实践特质并据此透析了人的生存的内在矛盾和辩证运动，他的哲学是以批判地说明人的生存异化及扬弃的社会历史条件。可以说马克思哲学就是以人的生存实践为起点，以人的生存的辩证法为核心，以人的自觉自由的生存为鹄的和宗旨而建构起来的。^[2]而人类在当下时代所面临的种种生存问题，在原则上并未飘逸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界。但是今天人类生存领域所凸显的新情况，新问题，诸如，人类在科技和经济领域内的一体化趋势和人类自身的异化，人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矛盾冲突，高科技条件下所带来的虚拟生存对人的现实生存的挑战……等等，要从根本上理解和解答这些人的生存矛盾与困惑，只有将其整合到马克思的生存实践哲学中，才能真正的给予消除和化解。

而从马克思主义生存实践哲学的视界看，当代人类所面临的诸多严重的生存问题，仍然是由于人类未能真正的理解其自身的生存悖论并自觉地给予实践解答，结果使人的主体性在不同侧面地分裂、疏离和失衡。因此通过我们对生存哲学的展示和研究，主旨在唤起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人的本质的“思”引导人类踏上一条自我生成，自我超越的漫长之路。同时又认为，生存哲学还是一种反本质主义的历史运动，生存哲学与任何本质主义的形而上理性有别，它反对以任何终极性的理性来对人揭密，反对以任何超历史，非历史的东西对人诠释，而主张人应摆脱任何外在的依凭，尤其应摆脱任何理性的虚妄，去回归自己的本质存在，用自己的行动创造自己的生命。人根本就不应该允许有任何理性存在物在场，否则，生成就失去了价值，并且将成为无意义的和多余的，人的自我生成用不着借助任何理性来表达。^[3]由此可见，人的价值的自我生成，人的本质的自我塑造，不仅依赖于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而且依赖于人的历史性的意识的觉醒。人只有彻悟自己是历史性的存在即历史性的有待完成者，才能真正摆脱各种理性的纠缠和各种物欲的牵绊而获得真实的存在。

就总体性而言，人类的生存问题无疑属于一类有意义，有价值的哲学问题，探讨生存问题的哲学我们可以把它看作生存哲学。之所以在哲学前面加上“生存”二字，就表明了某种特殊的旨趣和某种特殊的限制，也表明了当代哲学的主体性转向。可以说，生存哲学的当代旨趣，就在于关注人的生活实情和面对当代人类所遭遇的生存危机，使人对其自身进行反思与自我批判，使人回到人的本质存在的哲学话语中。生存哲学的核心是“生存”问题，它关注的是一个时代的，当下的最普遍性的问题。马克思曾经指出：“问题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时代的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而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对生存哲学的理解和把握，主要是通过人类目前面临生态自然环境的破坏对人们的生存构成威胁的这一严重问题来确立合理的参照系的，进而说明生存哲学在当代全球化条件下对于解答和消解人类生存困境的积极意义。

二、全球生态危机与生存困境

全球化的发生与发展给人类不仅带来了的是物质上的享受，同时也造成了令我们难以想象的灾祸，人类将在这二重性的情景中应对生存与发展。目前对于全球化的界定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统一的表述。其最简单的意义指的是相互联系的扩大，深化以及加速，而一种更精确的全球化定义是：“指一个（或者一组）体现了社会关系和交易的空间组织变革的过程——可以根据它们的广度强度，速度以及影响来加以衡量——产生了跨大陆或者区域间的流动以及活动，交往及权力实施的网络”^[4]。由此可见，全球化是完全超越了国界的限制，是资源、能源、科技、文化等全球范围内的交流，消费与流通。而面对全球化的这一新词语，我们不得不考虑它产生的深层根源，即科技革命的推动，技术理性的扩张。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科技成果的质量和数量是以往所不能比拟的。它的发展与推广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然而由于技术理性的作用，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和手段空间的提高，也因此而引发了一系列的全球性问题，诸如环境问题，这是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大问题。这一问题是人类为其自身的发展，在利用和改造自然过程中，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污染所产生的危害人类生存的各种反馈效应，追其根源，一是不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资源而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生态效应，即通常所说的生态破坏问题，二是因工农业发展和人类生活所造成的污染即环境污染问题。毫无疑问，环境问题始终是与人类发展相伴相生的基本问题之一，这是

也是引发人类生存危机的主要因素。当代社会所遇到的生态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土地沙漠化。据联合国统计目前沙漠化面积占陆地总面积 16%, 还有 43% 的土地面临沙漠化的威胁, 四大文明古国的发祥地沙漠化现象更为严重。这是过度垦殖后大自然的报复。而世界森林面积则在不断的减少, 从 5000 年前的约 76 亿公顷减少到 1975 年 26 亿公顷, 到 1986 年只有 23 亿公顷。本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 世界森林面积正以 3 万公顷的速度在消失, 每年减少约 1100 万顷, 以此速度推算, 只需 200 年, 地球上的森林就没有了, 届时地球将完全失去“肺”的功能。

第二, 各种动植物的生存特性被人为破坏, 资源不断减少。一方面, 人类为了某种需要, 不断地改变动植物的某些遗传特性, 导致其抗逆境能力降低, 难以适应种族生存竞争的需要。另一方面, 被人们认为不是直接有用的动植物种类, 不但让其自生自灭, 而且还人为地破坏其自然栖息和生存的条件, 使其种类不断减少。

第三, 工业污染严重。近代工业以来随着工业生产大量排放的“废物, 废液, 废气”导致全球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包括大气污染超标, 温室效应上升, 臭氧层被破坏, 水资源被污染, 海洋生态危机, 垃圾威胁人类等多个世界性难题。

严酷的生态环境的现实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并告诫了人类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这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人类自己。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并依赖于自然而存在。人无时无刻不在与自然发生着关系。说到底, 人始终摆脱不了自然而独立存在。环境问题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后果, 是人类过度的干预自然而造成的。它表明了人与自然关系出现了矛盾, 其实质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不和谐。人与自然之间, 人是主动的因素, 因此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在于调节人的行为, 以此来改善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 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坚持这一条原则也正是为了能够应对和解答人类目前面临的生存问题, 从人与自然的角度的来解释生存哲学的一般旨趣, 这也是一种全新的哲学视野, 是由当代全球生态危机引发的关于人类生存困境的深思和探讨。

三、人类生存危机的消解方式

人的存在是超越性的, 总是要通过改变自然以适应自身来获得生存条件。人在实践活动中, 把人以外的一切存在变成自己活动的对象变成自己活动的客体; 人则是支配自己的主体, 具有主导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然而在近代工业革命后, 人类利用科学来揭示自然的奥秘, 用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 并极大的满足了人类日益膨胀的物欲。在人类充分享受文明成果之时, 却也深切体会到了一种生存的危机。自然界的承载能力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而自然以其

特有的方式来警示人类, 向人们的生存发出了诘难。要改变目前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 解答人类的生存问题, 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认真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 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人依赖与自然而生存发展。人既不在自然之上, 也不在自然之外, 人是自然界中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类生命和价值的源泉。人类起源告诉我们人不是某种精神的产物, 也不是上帝, 神灵的创造物, 而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结果, 人来自于动物, 来自于生物, 最终来自于自然。因此上, 自然环境的好坏程度直接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自然界与人类是同生同存的统一体。一方面, 人是自然的产物, 并在自然中存在, 自然遭到破坏,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将会变成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另一方面, 没有人类的生存及其实践活动, 自然界也就无法显示它的存在论意义和生存论价值。这也就决定了人与自然在本质上存在着一种共存共荣的关系。为了达到这一层关系, 能够使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 我们就必须坚持可持续生存这一条原则。而可持续生存是指人类在自然中持久的, 更好的生存。这一条原则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合理的求解路径。即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要遵循自然规律, 充分肯定自然的内在价值。不要把人看作是自然绝对的主人。如同培根所说: “要命令自然就必须服从自然”一样。人只有尊重自然规律, 珍惜自然, 必须与自然保持较为长远的和谐关系, 这才符合人类自身的根本利益, 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2. 在全球化语境下以科技发展观为指导使科学沿着正确健康的方向发展, 从而使科技造福于全人类的幸福事业。这必然要求我们: 首先, 要转变思想观念, 正确认识科技的“双刃剑”作用。毫无疑问, 科技的作用极大的促进了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 这是科技给人类带来的积极效应。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 生态环境的破坏与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可以说正是科技的运用不当所带来的恶果。正如爱因斯坦所说: “科学是一种有力的工具, 怎样用他而不取决于工具, 全取决于人自己。刀子在人类生活上是有用的, 但它也能用来杀人”。其次: 我们要合理的利用科技, 始终保持科技的健康理性的发展。科技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工具, 在实践过程中如果使用不当, 则会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 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因此上, 我们要寻求一种健康的理性的科技发展观。所谓“健康、理性”的科技发展观是指既不因害怕发展科技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而作过分的限制, 甚至企图实现所谓科技“零增长”; 也不能不顾及一切条件, 一切后果的过分发展。要始终关注科技发展与人类自身的生存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理性地规划科技发展的目标, 规模和后果。尽最大的可能把科技发展对人类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点。所以, 在当下科技理性占主导地位的今天, 我们面临的一系列的生存问题, 不应该把这种问题的产生

都归咎于科技。科技只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工具和手段,而人类通过利用科技手段改造世界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向我们呈显了一个事实——人是最终的破坏者。因此上我们只有规范人的行为,严格自律,自控,合理的使用科技,将科技范导到科学的科技发展观上来。那么科技的发展将给人类带来的是福音而不是灾祸。

3. 建构全球生态伦理,树立全球和谐发展意识,充分尊重自然的内在价值。生态危机的实质实际上是人自身的危机。这种危机已把全人类绑在同一架战车上,原因在于“自然界的行为是没有国界的”。因此上我们必须选择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来消解生态危机对人类的严重威胁,从而建立一个共同的符合全人类利益的合作机制。这就是要求我们从全球生态系统的大局出发,树立全球意识,普及生态伦理价值。人本身是自然界的存在物与一部分,人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自然界,人改造自然的活动必须服从自然规律;同时自然既是人的生活的环境,又是实践活动的对象。因此面对人与自然价值的二律背反,人必须做出深刻的反省与自责并对某些价值观念进行彻底变革。一方面。批判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意识,克服人类疯狂的物质欲望,否定那种不负责任与不顾后果的生存态度。另一方面,重建人类的价值坐标,建构生态意识,普及全球的生态伦理,在正确的价值观的指导下保障环境和人的和谐发展,共同演进可持续性的实践方式。

因此,基于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凸现了人类生存发展已进入了全球一体化的新时期,人类生存与合作的基本单位已经从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发展到全球。解决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保护人类共同生存的基础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建立一种全球环境道德,树立全球和谐发展意识上使每一个人都意识到自己是世界大家庭的一员,规范和调整个人与全人类利益关系,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关系,建立新的行为方式,共同担负起保护地球生态环境的责任。

四、生存哲学的价值论意义

从上述的论述中,如果从价值层面上讲,生存哲学作为一种哲学的新形态,在其价值选择上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论原则。从人的角度出发,既要尊重人的生命价

值,又要肯定人的主体性作用以及存在方式,使人真正回到人自身,从自然的角度出发,我们要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以及作为人生存基础的自然生命存在的客观实在性。这样,我们从这两个维度出发,来认识和把握今天我们面临的生存危机。从根本上说,只有通过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实践活动中,达到一种人与自然共生的价值观。而最终是实现对人生存状况的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因而在维护人与自然的正常关系上,控制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不可或缺的。

实际上,不论什么时代,人类为了生存都始终设法控制与自然的关系。在近代以前,人在努力控制自然的强大力量的同时,更主要的是采取一边约束自己一边去顺应自然的方式去控制自然和人的关系。近代工业以后,随着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形成了人类能够支配自然的观念。但是这只是重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的一极——自然,忽视了自我控制的另一极,这恰恰是在控制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的“异化”了意识,结果导致了自然环境的破坏,也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正常关系,而人与自然共生的价值观,仅仅是控制人与自然关系的,以自觉形成人与自然正常关系为价值观。恩格斯也说过:“我们不要过分的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于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5]。恩格斯既肯定了人对自然界的胜利,但同时也要人们爱护自然、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价值观对于消除人类生存危机,缓解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具有积极意义,这也是生存哲学研究领域给予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

生存问题已然成为这个时代倍受关注的问题,而生存哲学作为这个时代的精神象征,肩负着时代的使命,在人类的生存困境中不断打磨,呼唤着人性的复归和觉醒,使人真正能够学会生存,这恐怕也是生存哲学在当代的最高旨趣了。一个时代的问题需要一种哲学给予关注与解答。生存哲学这个作为对时代问题的反思性、批判性的哲学话语,能真正体验和洞察人类的生活实情和生活困境,对于我们理解和处理当代人类生存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参考文献】

- [1] [德] 卡尔·雅斯贝斯. 生存哲学 [M]. 王玖兴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4. 1, 91~ 92
- [2] 张曙光. 重视生存问题, 建构生存哲学 [J]. 哲学动态, 2001, (10): 13~ 14.
- [3] 张志林, 陈少明. 反本质主义与无知问题 [M].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5. 86
- [4] [英] 戴维, 赫尔德, 等. 全球大变革 [M]. 杨雪冬, 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22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 [M]. 人民出版社, 1995. 383.

(本文责任编辑 刘昌果)